曹集考異

曹集考異卷十　　金陵叢書

上元朱緒曾

論

漢二祖優劣論各本從類聚帝王部錄出今取御覽人事部品藻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補其闕

客有問余曰客有郭作有客余作予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受郭作授比時事之難易比郭作此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闕於細微光武知於禮德四句據金樓子補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徙招集英雄以上十一字據御覽補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且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

坐而不起計失乎酈生（酈一本誤作鄙）忍過乎韓信太公是詰於孝
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十句據御覽補）溺儒冠不可言
敬辟陽淫僻與衆共之（三語俱當有偶句今無從補）詩書禮樂帝堯之所
以爲治也而高帝輕之（下闕二字對下不用）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獲
甯也而高帝蔑之不用聽戚姬之邪媚致呂氏之暴戾（以上十一
句據金樓子補）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酖郭誤耽據類
聚改）變姿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
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此然彼之雄才大略
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羣臣（梟徐李誤鳧御
覽作驍將盡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
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勳功二字郭互）

易類聚今從不然斯不免於閭閻之人當世之匹夫也二句據金樓子補御覽云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安夫按御覽帝位下截去七字匹作安金樓子截去不當然二字據御覽補

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中郭誤鍾韜亞聖之奇才聰達而多識聰郭作通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郭脫而字樂施而愛人値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畧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掃殘郭作殘賊風作光逝作遊破二公於昆陽斬阜賜於漢津以上二句據金樓子補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以上九句據御覽補前五句亦見金樓子若克東齊難勝之寇降赤眉不計之虜彭寵以望異內隕龐萌

以叛主取戮隗戎以背信斃軀公孫以離心授首（以上六句據金樓子補）夫其盪滌凶穢剿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將則雖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於良平（以上二句據金樓子補）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謀金樓子作勝）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邇德以來遠於是戰克之將籌畫之臣承詔奉令者獲寵逵命犯旨者顚危故曰建武之行師也計出於主心勝決於廟堂（七句金樓子在故竇融上今據補）故竇融聞聲而景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宏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

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比郭訛北旌德則靡堅言行則無稽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近優也近字據御覽補金樓子諸葛亮曰曹子建論光武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良平時人談者亦以爲然吾以此言誠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誣一代之俊異何哉追觀光武二十八將下及馬援之徒忠貞智勇無所不有爲而論之雖時所以張陳特顯於前者乃自高帝動多闕疏故良平得廢於忠信彭勃得橫行於外語有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此言雖小有似二祖之時光武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於是以謀合議同其成王業而已光武稱鄧禹曰孔子有回而門人益親歎吳漢曰將軍差強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爲援策每與諸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光武上將非減於韓周謀臣非劣於良平原其光武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張陳韓周有焦爛之功耳黃瓊言光武創業於冰泮之中用兵於枳棘之地有奇功也或曰光武之時敵常有項羽者余應之曰昔馬援見公孫述自修飾作邊幅知無大志推羽之行

皆校然可見而胡有疑也仲長公理書世祖文史爲勝晉簡文言光武雄槩之類最爲規檢之風世誠以爲子建言其始孔明揚其波公理導其源簡文宏其說則通人之談世祖其極優矣緒骨按武侯所舉子建論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良平二語今本亦無其刪載者多矣武侯此論輯諸葛丞相集者俱未探入蓋子建此文傳至劉中武侯見而論之耳無恩澤金樓子刻本誤作無彼人

相論 從類聚方術部相術校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也。孔子二句各本無據釋法琳辨正論十喻篇陳子良注引曹植相論補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宋荀子作衛 長七尺而三尺，廣三寸，寸御覽作尺 名震天下。名震天下四字郭脫從類聚補 廣上荀子有爲字 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

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還郭作隨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色郭脫故扁鵲見桓公而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爲天知人事耶則楚昭有弗禜之應則郭脫禜誤禁楚昭事見左傳㕣哀公六年郕文無延期之報郕郭誤魏郕文事見左傳㕣文公十三年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上句得而二字郭脫作可知而疑自荀子曰以下十一句張溥無

辯道論宋十卷本從類聚崇異郤仙道輯出今從孫星衍續古文苑取三國志注廣宏明集辨正論博物志以益之文心雕龍云陳思辨道體同書鈔言不持正不如其已劉勰晚年披剃爲僧名慧地宜崇尚虛妄不喜此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

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楡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楡喻之未是也何者（孫云此處有脫文）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

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潛積古文死作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已上見辨正論廣弘明集）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志注廣弘明集俱作三百歲今從類聚）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孫云六字依辨正論補據廣弘明集無也字）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世有方士以下類聚各本俱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按魏文帝

典論論方術云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餌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昔也人之遂弊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人愚謬豈惟一人哉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自世俶欲槪神仙於瀛洲以下至此廣宏明集無甘始者

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鉄質頗有怪言

自廿始者至怪言亦見廣宏明集 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

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 雄宋本事類賦作雅 嘗

與師於南海作金 海事類賦作流 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

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

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 怒御覽作努 又言

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

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

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

詭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 自余嘗辟左右以下至怪者廣宏明集無 始

若遭秦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 孫云自世有方士以下見三國

志注按博物志引陳思王辯道論中多刪節不信之矣作全不信之又多王使郄孟節主領諸人一句廣宏明集亦作嗣

也作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邪又世虛

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

乎夫雉入海爲蛤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

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群豈復自識翔

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自世有至禁之又自桀紂至娛乎見廣宏明集牛哀病而爲虎

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桀紂以下孫云見辯正論牛哀以下二十

一字陳子良注引有之今據補緒曾按廣宏明集一卷十四引九箴篇注自仙人者至變化耶夫帝者位殊

萬國富有天下盛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微何

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役備役郛及孫誤被致據類聚改不

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羽孫作雨

今從類聚不若黼黻之飾也鴛鴦戢覺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兆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殁於沙邱或崩於五柞臨時孫云此十二字依辯正論補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耳郛及孫誤作樂嬪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孫云自帝者至此見骨補集按此見類聚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矣廣宏明集

案五辨惑篇第二之一唐釋道宣云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諡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

（極也遂製轉韻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云諷誦感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於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辯云孫云已上見辨正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刪節不完今合三國志注及宋人所輯本集訂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論非堯舜禹湯文武云云抱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取入緒旨按宋人所輯止採類聚張溥以類聚及廣宏明集析爲二篇其中何有相同以爲三篇非也又博物志引典論陳思王辨道論云云近人輯入典論中致典論文帝所撰明帝太和二年戊子詔刻文帝典論立於廟門之外是時陳王尚存何得稱思王之謚博物志蓋並引二書也）

予徒苞懷仁義鋭精詩書（書鈔文藝部好學曹植辨道論）

貪惡鳥論（類聚文部諷作令禽惡鳥論各本皆同然令禽無所指御覽羽族部梟引陳思王植貪惡鳥論令毛詩七月疏太平廣記禽鳥部作惡鳥論貪字形近令禽訛分爲二字耳皆從御覽作貪惡）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諸廷者（鳥類聚無諸廷二字亦無今從御覽）王召見之侍臣訓曰（訓字依御覽補）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

令仲夏鵙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伯勞也十二三字類聚各本所無據御覽補昔伊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信類聚作用而字無又無其弟以下十六字今據御覽補王伯厚詩考引此為韓詩之說又小弁之詩中山王劉勝以為伯奇之詩王充論衡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趙氏孟子注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怨之辭也以黍離小弁為伯封伯奇作必齊魯韓三家說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異字據御覽補其聲噭然郭注其上衍見字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奇各本作勞據類聚改又據御覽補無乃二字撫類聚作撫御覽作拊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乎奇類聚作勞御覽作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三字據御覽補鳥尋聲而棲於蓋於類聚作於御覽作北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以上十三字據御覽補吉甫命後

妻戢弩射之以上七字據御覽補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尸御覽作禍今從類聚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俗人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俗人二字據御覽補其類聚作斯今從御覽伯勞以五月而鳴鳴各本脫據類聚補應陰氣之動陽為養生仁以上五字據毛詩七月疏補御覽作陽為人養陰為殺殘賊殺字據詩疏七月補類聚作賊害御覽作陰為殘賊伯勞二字據御覽補蓋賊害之鳥也鳥廣記作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三句據太平廣記補屈原曰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三句據詩七月疏御覽補此鳥者應陰而鳴陰氣寖進則草木零落騷人預見其兆矣五句據詩七月疏補其聲鶪鶪然故以音名也五字據御覽補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能有各本作有能據類聚

改而凶人之行事弗可易梟䲹之鳴弗可更者梟䲹郭作梟鳥鳴作能弗作不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爲去荆而巢吳也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鵶梟食母睛乃能飛八字據廣記補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甯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干寶搜神記崔皓策雍州秀士陳龍文同孟春之旦從太陽方貴於鳥雀者加其祿也以上十七字據御覽羽族部鵲補得蟢者蟢郭誤譆莫不馴而放之馴郭誤訓爲利人也得蚤者蚤郭作蝨莫不糜之齒牙糜御覽豸部作糜類聚作糜爲害身也孟春至此張溥誤爲魏德論略鳥獸昆蟲猶以名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魏德論從類聚符命部校文心雕龍封禪篇云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飇燄缺焉按舊鈔存問辭三句文難聯屬故置後

昔在太初元黃混幷渾沌鴻濛兆朕未形據御覽天部太素補輿志忠云文當在前元氣否塞元黃噴薄星辰逆行星辰郭作辰星逆行類聚作亂逆今從御覽類陰陽外錯國無完邑陵無掩槨句據御覽天部元氣補四海鼎沸蕭條沙漠不能貫道義之精英窮混元於太素亦以明矣二句御覽天部太素引武皇之興也皇郭作王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弧雲舉郭作盛旗一作舉則朝陽播越武創洪基克光厥德二句據文選孫子荊書注補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掾神彗比彎類聚作辰彗北鈔訛不可通宋吳棫韻補一先彎紆權切開弓也曾植魏德論威光佐掾神彗比彎首尾爭發氣齊率然掾群后切

古擂字首尾爭擊氣齊卒然乃電口北口此句闕二字又有誤脫張溥以三字屬下

何亦不可迺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海慍彼蠻夏盜爾

非恭脂我蕭斧脂郭誤措簡武錬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

人風靡交益景從單蘊餘勢襲利乘櫂蕩鬼區於白水禽矯

制乎遐川仰厲月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溥張掖於大夏矣

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

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光郭作明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

是漢氏歸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效類聚作放上猶謙謙

非納也納郭作訥發不世之明詔溥皇居而非泰蹈北人之淸節

美石戶之高介魏志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王令曰當奉遐獨殺爲讓章吾豈來此詔承此呪耶昔堯讓

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

或擠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義貫金石神明已興已類聚作以句有誤字神

祇致祥乾靈効祜位冠萬國不惰厥恪二句文選束晳詩注引名儒按

識良史披圖二句據書鈔藝文部圖補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

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

弗能況天網不禁天網各本作天網今從類聚皇綱圮紐綱圮誤綱侯民非復

漢萌萌與氓通尺土非復漢有故皇父創迹於前皇父類聚作武皇陛下

光美於後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又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魏德論云武創洪基克光厥德

蓋所謂勦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稙

興此二句文畧異

啳植靈芝鉏歧穗歧類聚作六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猋甘露而時

纖雲不形陽光赫戲二句據文選傅休奕詩注補戲同爔農夫詠於田隴書鈔帝王

部引農夫詠於田脫隴字織婦欣而綜絲欣類聚作吟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鮐

背之老犨壞而嬉元宴之化豐治之政二句據文選演連珠注補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是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萬機精下郭有於字張炎有乎字探幽洞深句郭張炎無類聚張溥有逍遙六藝逍上張炎有復字六上有乎字乘攬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睎青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父將郭脫歷名山以祈福名山類聚作山川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矩皇郭作王類聚作皇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作黃帝玉海亦同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棲鋒賤犢含光而不朗蒙竊惑焉（原本書鈔文藝部雜按此間辭）

魏德論謳

穀（魏志文帝紀注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兎皆素其色雉鳩燕鵲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其間若無不畢備從類聚百穀穀校嚴輯本作時雨靈）

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繁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滲漉郭作洒沃）野草萌變（變郭作芽）化成嘉穀（化成二字郭作變化）

嘉禾（從類聚百穀部禾校）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廷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廟郭作朝昭作照）

白鵲（并序從類聚鳥部雀校）

武帝執政日白雀集於庭槐（類聚木部槐吳淑事類賦注二十四並引魏陳王曹植魏德論）

曰武帝執政口云云吳志忠補白雀句於甘露、而時下然罪句無偶韻亦未協今移此

鵲之彊彊詩人取喩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饑食苕華渴飲淸露翼於疇匹衆鳥是慕蔡郭作[illegible]

白鳩從類聚鳥部鳩校

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甘露從初學記天部露事對瓊爵注蜜淯注校

元德洞幽飛化上蒸蒸初學記作承據御覽事類賦改甘露以降蜜淯冰凝蜜張溥誤密冰誤水據初學記改觀陽弗曒觀御覽事類賦作覩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徽聖張溥誤賢

連理木從御覽休徵部木校

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藉田論論郭作說類聚禮部藉田書鈔政術部藉田御覽禮儀部藉田俱作藉田論

春耕於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春耕下十七字張溥脫背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娛郭作供夫營田萬畝田文選作遊時補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四句據御覽藉田補此亦寡人之封疆也寡人登金商之館察農夫之私者田修種理者必賜之以巨觴田蕪種穢者必戮之以柔桑二句據書鈔補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適野適文選作遊補即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蔽蘊特疇禾黍異田使習墢者相澤

仁才者播種〔二句據書鈔補〕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湔〔沸郭作泉文選補遺作北息也湔庇〕庇重陰懷有虎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芷蘅植之近畤〔三句據類聚補〕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蔾蒺、臭蔚〔蔾郭作刺〕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大張溥作人〕咸取驗焉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治郭脫〕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修鉤之仕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乎〔郭脫有字〕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

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牧類聚作收郭作牧按作收是也大夫勤耘以收世錄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稷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爲荒疇改類聚文選補道作故汪作改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沒身也按法蝎數語亦指司馬氏修道沒身子建自命如此

輔臣論文帝紀黃初七年夏四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鎭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係於口而研摭是非摭北堂書鈔設官部作服典誥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據類聚職官部

英辨博通郭作辨博通幽從文選魏都賦注見傳異度德實充塞於內知謀從橫於外解疑釋滯破散盤結者破書鈔作制結張溥作錯王司徒也書鈔無首二句御覽作王司徒朗也容中下士士原作云校改按魏志陳羣傳羣爲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嘗用之後與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爲知人則衆心不揣進吐善謀則衆議不格口口疏達至德純粹者陳司空也各本訛脫不可讀今據書鈔原本補文武並亮權智特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作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馬也書鈔陳乃誤大司馬曹仁也考曹仁卒於黃初四年三月丁未此時安得有曹仁乎仁當作休知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愛書鈔作殿今從御覽按魏志曹真傳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

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與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御覽無執節二句有納言二句書鈔有執節二句無納言二句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在朝廷則匡贊時俗百寮儀一在臨事則勇敢果毅勇敢御覽作戎昭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御覽無在朝廷至事則十六字據書鈔原本補清素寡欲聰敏持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以和養德遭變則以義斷事華太尉有之從書鈔原本

成王論御覽人事部品藻曹植成王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

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之有宜耳昭帝固不可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仁孝論 御覽人事部仁德曹植仁孝論

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征蜀論 書鈔曹植征蜀論春夏疏陳思王征劉論

下礧成雷棒殘木碎 春秋襄十年晉伐偪陽正義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劉論云云是也

今將以謀謨為劍戟以策畧為旌旗昔鈔武功部謀策又劍引此二句策畧易仁義

師徒不擾藉力天師昔鈔武功部將帥

干戈所排則何虜不崩金鼓一駭則何城不登昔鈔武功部兵勢

螢火論詩豳風疏陳思王螢火論

詩云熠燿宵行章何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

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王念孫云陳王之論乃駁熠燿之為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句之疏而非攻毛公訓詁之失段玉裁說文訂改燐為螢非誤始於陳王又謂毛韓供以螢為鬼火按廣雅景天螢火燐也是亦名燐毛傳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自當作螢毛韓不同非陳王所改王說賈勝於段詳廣雅疏證中

釋疑論抱朴子內篇論仙陳思王釋疑論

初訓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

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御覽獸部犬引抱朴子曰甘始以駐年藥餌食新生雞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按駐與住通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以學長生之道耳

六代論

此篇文選三國志注魏氏春秋題曹冏作魏氏春秋云冏字元首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弱

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晉書曹志傳志字允恭
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
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
錄無常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
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
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
疑何義門曰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待尋按目
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託何不即相證明待帝再問
耶或緣此篇於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其廷恐以
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遜詞詭對耳觀其累更卿職不以
政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知其晦跡遠

禍非一日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依然淵源
此論而爲蔣效忠者也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六
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
陳王感愴孤立嘗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己比至身
沒而元首以貽曹爽歟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
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
傳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
懷德惟寗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
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
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

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文選周下有之字）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先王知獨制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並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皇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

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損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

而紐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譚文選作謨）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委國志作威）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羣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

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强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强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勢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

尾大難掉尾同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附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

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耶志注作也而曾不踰紊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宗室變爲蔾藪尸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秉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夫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何義門曰二十四年則此論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曹爽誅滅魏祚遂爲司馬氏所據按若陳王作必不云二十四年元首上書於

爽更欲其奏聞齊王芳以行其說故改云二十四年也陳王薨於太和六年計魏興十三年耳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緒什按司馬氏之論魏陳王早知之矣輔臣論於司馬驃騎有魁傑雄特之稱英豁沈毅難爲人下預識其爲田常之流而其所以得逞志者以魏公室之削弱也此篇實魏世第一篇文字與陳審舉表讓論相表裏而更加激切信非陳王不能爲此故晉時君臣咸謂陳王所作雖晉志權詞以爲元首假託然千古知言者必有以辨之

矣故特錄何義門之說以備考焉張雲璈選學膠言云陳思當文明猶忌之時安敢肆言直論不知取齊者田族分晉者

趙魏子建已明言之矣按魏志高堂隆傳隆上疏曰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又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據此則廷臣亦有明言之者不獨子建然也

失題論辨正論內九箴陳子良注引陳思王論

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六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按昌黎諫佛骨表議論頗同據此陳王非佞佛者宋劉敬叔異苑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穴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襟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即倣

而則之梵唄皆植依擬而造成玄明集亦謂子建作梵唄道家又謂子建作步虛聲唐人小說又謂子建爲遊須國王皆出附會魚山聞梵本傳及裴注俱無蓋後世僧徒以子建名高依託耳

說

髑髏說（今從類聚人部髑髏說校）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固與痼通）命殞傾乎（疾命二字李作命疾）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恍若有來（恍郭作怳）怳若有存景見容隱（見一本誤作匿謂但見其景不見其形也）厲聲（聲類聚作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音一作口）慰

以苦言慰上郭有字苦作若而子則辨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說郭作設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充類聚作冲注之不盈注類聚作滿吹之不彫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寥書鈔作牢與道相驪驪類聚郭作拘今從初學記隱然長寢隱郭作偃樂莫是踰寥落四句初學記人部死喪書鈔禮儀死引作髑髏詩按詩即說之誤馮氏詩紀張溥俱采入詩類非也又初學記作其樂無踰今從類聚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廓眥郭作廓然歎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昔文選補遺無無故勞我以形注本脫無故二字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

吾眞也御覽天部太素引此五句高似孫緯略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雄引合此物魂號曰太素體斗成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歲而反太素冥茫乃道之根也陳思王九御覽說曰昔太素氏不仁勞我以體若我以身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麾又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汪作瘞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汪作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說疫氣各本俱無張溥有據御覽疾病部校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有僵尸之痛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

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傷寒論記張仲景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發憤遂爲醫家百世之師魏武令云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文帝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戚多罹其災

辨問文心雕龍雜文云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末論即辨問否

赫然而日曜之文選潘安仁附中詩注君子隱居以養眞也衡門茅茨文選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又張景陽雜詩注引君子隱居以養眞也一句游說之士星流電耀文選廣絕交論

失題諸文

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文心雕龍定勢篇引陳思王云

楊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文心雕龍練字篇引陳思稱字

⿰危皮顏氏家訓書證篇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危皮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危皮即是⿰危皮倦之⿰危皮耳元注要用字苑云⿰危皮音九僞反字亦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

鹹水之魚不遊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類聚鱗介部魚

白起爲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書鈔武功部將帥

至治洞和書鈔帝王部至治　皇化四遠同上　泰階夷清同上

世有哲王仁聖相襲書鈔帝王部守文　明鏡於三光書鈔帝王部克明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書鈔帝王部藝能

天罔不矜書鈔帝王部失政

探珠出海舉網羅鳳羣士慕嚮俊乂來仕鱗集帝宇書鈔帝王部用賢

水靈是輔書鈔后妃部靈命按卞太后誄有坤靈是輔句與此相似

大饗碑從隸釋校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以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王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校蕑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怒怒與奴同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辨役不更藉農夫安時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譟之驩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

六旂南征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隋潰將氾舟三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鉞血獨虜以釁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甯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於舊邑觀釁而動樂壇墟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俳樂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龍於大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酬旅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縣金奏贊樂六變既畢乃陳秘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夾踰鋒上索踰高船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

軀國鎮之怪獸瓌變屈出奧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獀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是以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吳夷讋蜀虜竄區夏淸八荒爰幸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遹刊金石光萬世

洪适隸釋十九洪跋碑以僳獛爲蹕獛九增爲九府均臺爲鈞臺獀爲苑嚴可均云開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大饗碑衛覬文並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今依圖經入子建集緒甘粲太平寰宇記通志藝文略亦以大饗碑爲子建作然考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魏王崩二月丁卯葬高平陵植與諸侯並就國十一月魏受禪蘇則傳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是子建不在華歆雖陪位之列文帝大饗於譙子建亦無屈從之非無論子建發服悲哭與欲淫宴喜情事不合即子桓忌怒方深聞子建悲哭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必不以大饗碑命北執筆此碑爲衛覬文非子

建作明矣然圖經既有此說
附置於末以俟覽者辨焉

曹集考異卷十一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敘錄

天祿琳瑯書目卷十明版諸書曹子建集一函四册考子建集見於隋志者稱三十卷見於唐志及書錄解題者皆二十卷見於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者則止十卷此本前後均無序跋目錄後有元豐五年萬玉堂刊本記亦分十卷與讀書志宋志同其書橅印甚精印紙有金粟山房記古色可愛惟目錄末葉卷一首葉紙色不同字體亦異當時先有宋本闕此二葉因爲繙刻并以原書所闕重寫補刊舊有序跋俱經私汰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捃摭而成也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並作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甯宗時翻雕蓋即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首雜文九十二首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

所稱百餘篇者共數轉徙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鴟雀蝙蝠兩賦均采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日字爲正文逆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文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迴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即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咏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

考乃竟遺漏亦爲疎畧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蓋即文獻通考所載十卷本也其中善哉行誤收古辭七哀詩不收本辭而收晉樂所奏玉臺新咏棄婦篇藝文類聚所載回文鏡銘坦齋通編所載王宋詩均未收入亦未免有所舛漏

以上三書恭錄冠於前代諸家目錄之首

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景初中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

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晉書曹志傳對武帝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

藝文類聚雜文部魏陳王曹植文章序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隋書經籍志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別集類）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五十卷（總集類）洛神賦一卷孫璧注（總集類）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雜傳類）

舊唐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思王集三十卷（別集類）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雜傳類按此即隋志所載陳思王讚）

新唐書藝文志陳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別集類）曹植列女

傳頌一卷雜傳類

宋史藝文志曹植集十卷宋史僅藏十卷蓋元初修宋史時舊本原集已亡宋王銍僞作柳宗元龍城錄云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名照字朗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日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於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案唐時陳思王集三十卷又二十卷爾本俱存之無煩仲卿序傳十卷之本宋南渡後其本漸稀故王銍得託爲此語龍城錄有尹知章解曲思賦銍作默記亦解洛神賦蓋鈔撮類書成十卷或即出銍手洪邁夷堅志云龍城錄無言作未知孰是明徐𤊹絲精信爲實事又訛韓序爲李氏序

鄭樵通志藝文畧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又二十卷按北宋時二本俱存今所傳集文總目非完本無曾集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曹植集一卷一當作十右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當作四十一謚曰思年十餘

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詩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共二百篇通爲一卷按此與文獻通考所引晁志不合近汪氏宏孫刻宋衢州本讀書志二十卷與馬氏合今並列此本以備考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王曹植子建撰卷數與前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按陳氏當宋末二十卷本尚有存者若三十卷本則佚矣與前志不盡合也所謂御覽乃修文殿御覽故列於書鈔類聚之前附唐志二十卷本所引摯虞流別自出原書若宋人附益則於類書采入也

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思王集無卷數說郛本又經刪削非陶氏宗儀之舊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陳思王集十卷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當云四十一）謚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詩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志有亡佚者而詩文近二百篇溢於本傳所錄不曉其故（按衢州本與此同嘉定十卷與明人翻刻者皆即晁志所載之本景初撰錄出自有司稍觸忌者不敢上獻子建文章序賦已有七十八篇則溢於本傳所載此其故原不難曉也）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錄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北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曹植[illegible]先君[illegible]詩出十卷本之外亦非采取

御覽書鈔類聚據此二十卷本伯厚猶及見之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日字號第二廚曹子建集二冊注闕按明文淵閣書目無卷數張萱內閣書目無曹集

葉盛菉竹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陳思王二集五十卷按弱侯志不分存佚

朱睦㮮萬卷樓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徐𤊹紅雨樓書目曹植集十卷𤊹莫本作渤

祁承㸁澹生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冊陳思王集四卷一冊按四卷未知何人輯

國朝錢曾述古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本又東阿王集四冊按題東阿王集未知何本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陳思王子建集十卷又曹子建集十卷四冊按自明人以來著錄皆無二十卷矣餘各家書目不盡載

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曹子建集十卷前有吳郡徐伯虯序稱景初中植著凡百餘篇按景初中撰錄百餘篇子建所著僅百餘篇也非隋爲三十卷今卷止十詩文反溢而近二百篇此襲晁語郭子萬程刊布以傳云云按四庫館所收即此因其自稱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知即文獻通考十卷本雖無嘉定題識然知郭萬程徐伯虯或宋寧宗時人也後有疑字音釋一葉按孫記疑郭萬程徐伯虯爲宋人非也辨見下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曹子建集十卷題魏陳思王曹植撰前有吳郡徐伯虯序不著年月稱郭子萬程雅好是集

刊布以傳萬程閩淸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見明詩綜末有曹集疑字音釋一葉即晁氏讀書志所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收藏有吳氏進星閣藏書朱長文印緒曾按孫以郭徐爲宋人固誤引明詩綜以郭萬程爲閩人亦非也曹學佺石倉明詩選四集郭萬程字子長福淸人有雲構集此人名萬程乃詩綜所稱也曹集徐伯虬所云郭子萬程卷後有人郭雲鵬跋此人乃名雲鵬字萬程吳郡人不可與閩人名萬程者混爲一也裴東詩派徐伯虬字子久乃滇鄉子嵩嘉靖乙酉舉人孫本有北宋樂圃先生印乃書賈僞作不足證也

以上各家書目

文淵閣傳鈔宋嘉定曹子建集十卷本前無序明人十卷刻本從此出

明長洲徐氏曹子建集活字十卷本此本在李郭之前田淵云舒貞過長洲得徐氏子建集活字板郭雲鵬云吳中舊有

活字印本多舛錯脫漏此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又有

活字本九行十七字

李廷相嘗子建集十卷本正德五年海山居士長安田瀾汝

觀云杭州布衣舒貞以父兄沒居京師貧而好書却無力以

致其學也又恥甘他技遂游意書肆中流爲書儈且賣且讀

蓋有宣尼之所畏也又於成書類事裝約袞襃一如古法凡

士大夫欲購奇異書而新其舊者問遨無虛日初吾座主先

生李浙汀在翰林嘗用其人近官職方俾治史記類選諸書

時同官崑山蔡丹厓錢塘陸平野及予因雜出顏王柳懷數

十帖俾繕治之久則有以言也一日共省其事舒曰往歲過

長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賣之無餘矣近亦多購此集

貞久無以應之蓋彼活字板初有數而今不可得也貞欲以
鋤口羨積板行求無踰徐氏本者李曰予有謄本亦未盡善
間中曾一次之頗有移附但句有亂誤位地而字多魯魚所
不能暇顧淵曰可校而與之且爲序序曰初陳王旣沒魏明
昭令撰錄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不著卷數蓋若是
之少者子建才名翕盛素久擱隙其所撰錄偶出一時攟拾
未爲搜悉或者明帝之心不無妒忌肯如唐太宗之購蘭亭
乎百篇將謂甚槩爲隴外也隋志三十卷乃晉宋以後博取
散見以成之去魏不遠諒爲總括唐志二十本蓋即隋本而
有亡逸者耳似不可見今集十卷即通考所載而視唐又逸
十卷且柳頌有序無頌責躬詩表異卷蟬賦未甚脫落文亦

不屬其餘賦冠叉篇爲吟心必形刑未末之譌通記千餘卷數雖同的非原本雖然告朔存羊孔子實愛其禮買骨致馬郭隗不恥其先故敢輒與同志各出手底書一較正之其間固多不及亦存羊買骨之意也世之學士有家藏隋唐本而刊之者則禮興東周而燕之多賢可紀述也舊本詩在五卷樂府六卷頌贊銘七卷章表令八卷文啟詠序書誄哀辭九卷今本詩通移九卷樂府八卷頌贊銘五卷章表六卷令七啟九詠摘移十卷文序書誄哀辭七卷其餘仍舊述行賦附三卷七步詩附九卷按李本於徐本無所校正惟移易篇次而已述行賦下自注出古文苑七步詩注一附字

郭雲鵬曹子建集十卷徐伯虯序云昔仲尼修述詩書之指

而三代邈絕矣然論有取於漢魏焉乃余觀兩漢去古未遠讀記傳之篇詠郊廟閭巷之歌愾焉猶想見其人各懷剞劂渢渢乎可爲經學之次也又下論於魏鄴中數子文學特茂若曹子建之徒鍾參軍曰曹劉文章之聖陸謝體貳之才今集中五言詩及賦表等作是爲建安之冠也鏗鏗乎古之遺聲也耶苑而不險質而不儷耆而不虛節而不巧幽憤而有餘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已夫入室升堂務學之大限也究原作者未有不祖漢之風而不本之魏也耶然陸平原謝康樂二子則又並祖於子建夫詩風也風之被於草木聲斯動焉陳思才氣慷慨本末協則卓追漢輿庶爲近之已視彼騁虛臚雅絢采蕩眞者其何以哉雖然積忠秉貞憤切世用辭

東落遷惓惓爲多思京之哀矣獨文明不諒我哉阨其施而
竟殞滅之也不可不謂之非天也耶尙賴定著作者咸鑒視
焉詎不式風百世矣乎按景初中植著凡百餘篇隋爲三十
卷今卷止十文反溢而近二百篇郭子萬程雅好是集遂姑
仍刊布以傳焉郭雲鵬跋云按曹集十卷吳中舊有活字印
本多舛錯脫落大夫士往往有慨歎焉雲鵬雖不敏雅嗜建
安諸子曹集之訛竊嘗一正之因梓於家與好古者並傳焉
集端有序不敢贅誌歲月於後時嘉靖壬寅春正月既望吳
下後學郭雲鵬跋萬厤戊寅延溪周氏重刊
汪士賢曹子建集十卷本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
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流涕也

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叙理然疏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彫敝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睹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殁身至於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

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晤指司馬氏者叙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按汪士賢刻二十名家以夢陽說爲序汪本與郭本同出自宋嘉定本其篇次無改易

李楨陳思王集十卷本北地李楨序云余稺歲獲侍先大人顔先大人教之句讀或示之詩一夕先大人點誦一書余進而請曰大人所點何書係何人作先大人曰此陳思王集魏

武帝曰操子文帝丕弟也余曰二帝何如人先大人曰此篡漢而僭稱帝者余噤不敢問逌請曰篡人之子僭人之弟大人目不一瞬矣何手不停披乎詗之何津津若是乎先大人曰小子去是非爾所知也遂蓄疑數年已而稍習諸史得曹氏父子兄弟所爲竟悟先大人點詗之意時常弗忍其手澤蘊也護捧自隨于是乎序序曰陳思王機警敏贍卽其文藝氣格不離建安業已超王超陳度越諸子魏武紾君之僣竊其權并竊其國意屬陳思陳思於此時也盤後不弟奸統不臣不嬰不奸而招親之過不予於是乎自放法度之外曰惟辭賦之爲耽耽以示無當於世庶幾哉舍己而他屬乎嘗讀陳思所與楊德祖書每期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不欲以翰墨

爲勳績則其所好斷可識矣獨憾魏文褊心脩隙益之以忮懫故有才弗敢試有志弗獲疇僅僅託一家言以傳同好惜哉謝靈運謂其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噫煮豆燃萁雖欲掇憂其可得乎不及世事而美遨遊此陳思所以善處憂患乎此先大人自點詬意也余於是迺命漢陽郡推官毛子一公校之爰託梨棗俾藏名山萬厯壬辰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尚寶寺卿廣東道御史北地李楨書又毛一公後序云陳思王集者魏東阿王曹植子建之集也夫漢魏時諸侯王以文著名者獨淮南東阿號稱巨擘東阿應詔賦詩七步而就淮南且受命擬離騷食時而上

彼其才華敏贍固畧相埒然淮南聚八公之徒意在覬覦恥於見削卒罹憲網東阿日與鄴中諸子浮湛翰墨不及世事雖遭困頓廢辱亦安之而不悔則其品格大有徑庭矣故陳同甫直以仁許東阿劉後村亦謂處人倫之變者當以東阿爲法即不盡然要匪謏也中丞李公誠心亮節日月爭光而具有人倫之鑒一言可否衮鉞頓分若夫尙論往古發潛闡幽其於取舍猶兢兢焉而顧不忘茲集也者雖其繫心手澤哉夫亦有所取爾也若虞仲隱居放言而尼父列之逸民俾與伯夷叔齊並垂不朽若陳思者其亦以言而隱於侯王間者邪則中丞公之刻茲集也毋亦尼父錄虞仲意云萬曆壬辰二月既望漢陽府推官毛一公謹撰

閔齊賢評點曹子建集十卷本閔硃墨套板增聖皇篇一首有順陽李袞序偶失去俟補錄

張炎小字曹子建集七卷本張炎序云夫隨珠和璧握之不踰徑寸歷代寶之與宇宙相循環其謂之何謂其眞也詩自三百篇而降莫古於漢魏晉今之學詩者超近體而上之且必首思王是又何說思王天挺人豪七步雄才卓絕塵寰迺歷多履變色相愈眞往往見諸歌詠覩遺集可知也非得性情之正而直接三百之遺音然哉殆詩家之隋珠詞林之和璧與凡諸袖珍雖更僕數若皆剞劂自余叔汝盛君獨以思王詩受梓其字畫精絕入體從鍾王來刻竣命余弁其首予以思王今古才人不能爲贊世爲知音必以思王袖珍而珠

雙寶之也甚無籍詞蕭然山張應桂書古永興張炎校萬厤
蕭山志云蕭山又名蕭然山晉置永興縣隋廢入會稽唐置
蕭山縣張應桂蕭山人萬厤壬午舉人順天通判汝盛乃應
桂字炎其從子也其本頗能校正誤字如撃鼓歌四首俱補
入較十卷有增無删張炎與元張叔夏同姓名或以爲元人
非也

張燮陳思王集二卷本閩漳張燮序云子建知父欲立已故
縱酒自晦至乘車行馳道中及拜征虜將軍呼有所敕竟醉
不能受命稍有覺知豈應背謬至爾所謂雄雞斷尾而逃犧
者爾原其意非直少長之際內遜不遑彼見夫漢厤將終魏
祚行熾脫當事任處分自難不若先事解免其所全於倫者

大也文中子稱陳思善讓能迂其迹鄙儒疑信者參半然考魏志蘇則傳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古今骨肉爲帝而戀戀故主哀不自勝者惟陳王及司馬孚兩人耳赤心揭於日月矣余謂子建果嗣必堅守服事之節而卯金尚延卿子建不嗣而嗣魏者未遽代漢子建以貴公子守一官以彼其才何地不足自展勝於豆泣釜中數過不聯遠遊之冠空邑邑而齎志於盛年也陳審舉表及諫取國息等表舊集多遺今觀其言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韓魏非姬姓且謂乞藏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是明知有司馬氏之變痛切談之惜帝不悟耳其深心卓識豈與不自見其睫者同乎哉世但見丁廙輩之擁戴幾搖上指因疑其奪嫡而垂

涎又見夫圭社就封槪覬事任又以為慕喧而技癢一片丹忱翻同不詛因增定陳王集而特揭之如此若夫八斗才華鬱是巨麗則增苑間久龜麟宗之無俟余言矣按夔字紹和刻漢魏七十家集取汪士賢二十家而廣之其陳思王集卷雖併合如審舉表諫取國息表皆補舊本之遺張溥之所自出也

張溥陳思王集二卷本張溥序云余讀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為伯奇履霜雀子渡河之屬既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為太子任性章斁中受拘辯名為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匈奴劉勝低首於

聞樂斯人感槩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即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兒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爲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按張天如百三名家陳思王集因張紹和本而辯之較諸本頗有增益

楊承鯤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宏農楊承鯤伯翼序云范司

馬棻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論也非建安七子按陳壽志敘陳思而下至於公幹七人而謝靈運於鄴中集詩亦列仲宣裴機俱雄壓一代而詩爲最俱能入漢堂廡而子建爲最嗟乎以子建之才魏武私之幾奪嫡突顧瀆焉自放上觸嚴禁下快見讎德祖既誅儀廙踵戮削爵徙封殆無虛歲則才爲之殃也子桓作典論而不及厥弟至修儀翟稍涉甚怨亦黜不錄嘻妒哉六子翩翩各以所長掩蔚千古若仲宣西京德璉朝雁公幹永日思皆風雅之羽儀陳思之流亞乎餘子篇什絕少慕古者恨之惟偉長著論庶幾成一家言此不錄錄其詞賦雜述示諸同好傳之無窮按范蔚卿據典論有孔文舉楊承鯤則從史以陳思王爲首也范本未見余欲假於

四明天一閣亦未能得也

陳朝輔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陳朝輔序畧云陳壽志叙陳思至劉公幹爲建安七子謝康樂因之作鄴中集詩而魏文作典論棄陳思不錄錄孔少府冠之論者謂此係子桓妒腸然陳思度越諸子如鍾參軍所云人倫之周孔鱗羽之麟鳳豈容混總辯者並置分鑣而北海材大卓犖罕有其儷則子桓妒腸未必不別有具眼也居恆稍爲位置文中子謂子建以天下讓閎予之太過乃考魏志蘇則傳禪代事子建發服悲泣是殆司馬孚一流人係心漢室者康樂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豈其然乎上表求試亦或假擒吳滅蜀之名以自掩其不忘故國之心而所云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

韓魏非姬姓則明知司馬氏篡奪之禍而痛切語之是其識蓋魏室諸人所不逮何論文章之士哉世未見建安集吾鄉范堯卿司馬彙七子從典論冠以孔少府楊伯翼太守撰有詩序在碣石編自兩公久即世書亦湮滅失傳近吾年友楊仲南藏有私函因出以公賞奇析疑之適南仲因舉孫器之（案敖陶孫字器之當云敖器之誤由楊慎）評云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余曰雖復幽燕老將氣韻沈雄何以加此南仲又舉劉勰之語曰魏雖三調正聲實則韶夏鄭曲余曰黃初委靡闊統建安雅是正聲南仲曰八斗獨擅諸子囿陳思之範圍余曰一石共分陳王不廢諸子之揚扢云云崇禎戊寅四明葦庵居士陳朝輔燮五父撰按原序備論七子文煩不盡錄

吳志忠曹子建集校本十卷案吳字有堂長洲人校徐氏活字本多有改正

丁晏陳思王年譜一卷山陽丁晏自序云昔文中子有言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達魏祖時特見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卒以天性簡易不自彫飾其兄迺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爲之陳說而王一任其兄所爲恪守藩侯之職豫章行云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血誠之言可謂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丕偪而醉之其後臣下希指誣植醉酒悖慢覲其酒賦乃以爲淫荒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是豈耽酒者哉媒孽之辭何所不至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

魏既受禪王發喪悲哭其情詩曰遊者歎黍離行者歌式微
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
痛焉贈丁儀王粲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父兵稱其父曰
皇佐大義凜然服事之忠惟王能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
有篡漢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喪在殯大饗受朝設
伎樂百戲不忠不孝其罪上通於天矣而陳王事兄如父終
無怨尤易世之後猶思敦本睦親上疏求試彼猜忌之君焉
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馬氏之禍陳王固先知之矣審舉一疏
極論當權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耤田說以取齊諸田晉六卿魯三桓爲
諸侯之蝎令陳王得掌朝政必能戢司馬之權而奪其柄王

之見疏亦魏之所以速亡而亦天厭老瞞之姦摧其賢嗣促其國祚天之絕魏也甚矣王既不用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爲九愁九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又擬宋玉之辭爲洛神賦託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猶屈子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爲感甄豈不謬哉余嘗歎陳王忠孝之性溢於楮墨爲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梁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可云知言爰比排時事及其著述輯爲斯譜論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緒曾按丁譜議論正考證詳洵爲陳王功臣惟明帝太和元年下引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鬬雞臺集有鬬雞詩然劉楨應瑒俱有鬬雞詩不必築臺始有鬬雞之事又泥東阿二字謂東阿徙自太和不應世說

有文帝令東阿七步作詩之語至以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并示龜賦吳質答東阿王書俱誤入明帝太和中不知陳琳建安二十二年卒文帝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安得至明帝太和中乎吳質卒太和四年其稱東阿王者乃劉義慶蕭德施所加非其原文如此也

嚴可均曹子建集校輯十卷目錄一卷錄曰右曹子建集魏陳思王曹植也植字子建武帝庶子文帝同母弟魏志本傳甚詳本傳未載者魏氏代漢子建發服悲哭文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事載蘇則傳陳壽良史愼許可兩傳互相明讀者當自得之初子建有寵幾奪嫡奪嫡或不代漢將再造之勳榮於鼎分帝業矣時移勢異

萬事皆非能無悲哭不專爲漢然當革命之期有生同慨荀文若挑九錫而殞身忠之屬也子建此舉尤可教忠而何干五百餘年篤論之士若未讀蘇則傳者此可見史家予奪具有權衡矣東漢尚風節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偶持風節要不因此增重也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廢此之謂不朽子建德薄於魏有罪於漢無功惟是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文則兩京具體詩爲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視立德立功曾何懸別先嘗删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有自序景初中詔撰錄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而其二子苗志家藏及士大夫家所傳寫在錄外者又數百篇晉初荀勖等合

編爲陳思王集隋志有三十卷唐志有二十卷又三十卷兩本俱亡於唐亂北宋捃拾叢殘得二百十五篇實二百六篇重編爲曹子建集十卷外漏甚多張溥增補之外漏仍多余蒐括羣書所獲得賦五十九詩百二十一雜文百四十凡三百二十篇幷附收十六篇皆注明出處俾離瑣屑亟惜碎金題在辭亡亦留闕目隋唐舊本厓畧存焉編定十卷錄一卷丁敬禮嘗語子建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茲校輯良由子建集亡而其光氣發見必不可湮若云後世相知則余何敢道光庚子歲立冬前三日烏程嚴可均謹敘錄案嚴輯曹集極爲精博然王宋詩未考蘇氏演義資暇錄以爲即棄婦篇詰咎文未考困學紀聞仍譛咎之訛辨正論內九箴引思

王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吳棫韻補各贊金樓子漢二祖優劣論仍有可采如此之類外漏未盡免焉惟所據北堂書鈔本勝於陳禹謨遠矣

以上所見各本